

封控抗議潮 大陸 香港

【現場】在香港聲援大陸封控抗議，政治風險更大了，但他們仍然願意站出來

「我的勇氣只有這張字牌這麼大，我還是來了。」



2022年11月28日，網上發起「香港悼念烏魯木齊冤火與清零遇難者」活動，號召市民於中環D出口聚集，現場人士手持白紙聲援。
攝：Stanley Leung/端傳媒



余美霞等 ▾

2位作者端傳媒記者 李慧筠、何恩林、余美霞 實習記者 馬碧玉 端傳媒中國組 發自新加坡 | 2022-11-29

11月28日傍晚，Salt提早到達中環戲院里，準備參與「香港悼念烏魯木齊冤火與清零遇難者」活動。戲院里聚集的人愈來愈多，駐守的警察也漸漸增加。人們以白紙為記，和其他人默默地站成一排。地上擺放了鮮花、蠟燭和電子蠟燭，也放了各種標語：「烏魯木齊11/24」、「誠心祝福你 捱得到新天地」。

不同於大陸各地的封控抗議浪潮，在反修例運動過後遭受打壓的香港街頭上，並沒有太多人放聲高喊口號。這是一場安靜的抗議——人們手持白紙或標語，連成一線或散落在不同位置；有人手持鮮花在街上徘徊往返；有人在旁邊默默看着抗議群眾，留至最後。

同日，中文大學中午和晚上都有聲援行動。校園內，有人手持黑色橫幅默站，橫幅寫有「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，本是一條命」標語；亦有人以口哨吹出《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?》旋律，喊出四通橋口號，如「不要核酸要吃飯，不要封控要自由」、「廣州加油」、「烏魯木齊加油」等。

「大陸人都出來，那麼我們在香港，稍為呼吸fresh一點的地方，也是得出來。」來自廣東、來港唸碩士的Salt說。

到達臨界點的命運共同體

在中環的現場，是一場香港久違了的街頭抗議活動，最高峰時有約60人參與。Salt本來很怕把白紙拿出來，還緊張地問記者如何得知今次行動。後來，第一個人放下鮮花、蠟燭和電子蠟燭後，其他人也陸續加入。Salt也行動了，把寫上標語的白紙放在地上。

「我覺得我跟歷史一同在場。」Salt今年到香港修讀碩士，近日他得知，有朋友在廣州南亭大學城因抗議而被村民毆打，但沒有人被追責。「我們作為Diaspora（離散者），相對很多大陸人來說，我們暫時沒有體會到那種封控，但我們還是命運共同體。」

2020年全球疫情爆發，他在廣東某城鎮把自己困在房間幾個星期，除買菜等基本活動外，沒跟其他人接觸。他當時得了恐慌症，不時呼吸困難，「就是害怕死亡，我發作的時候會有瀕死感。」當時他想去醫院急症室，也因拿不到48小時內發出的核酸證明而無法成行。

活動這天，他收到朋友傳來悼念活動的宣傳，決定站出來。回想2019年，Salt在香港有參與反修例運動的遊行，但感覺自己是一個旁觀者，能理解運動，但心裏知道未必能完全共情。3年多後的這一次抗議防疫的浪潮，令他感受更深，「Politics is everywhere，這是你避免不了的東西。」



2022年11月28日，網上發起「香港悼念烏魯木齊冤火與清零遇難者」活動，市民到中環戲院里擺放鮮花並手持白紙聲援。攝：Stanley Leung/端傳媒

從上海來港工作的James和朋友是最早一批到達中環悼念活動的參與者。活動開初氣氛謹慎緊張，James是面對多個傳媒鏡頭發言的第一人：「上海的人不好在白紙上寫什麼東西，對吧？紙是一個象徵的符號。」他沒很擔心參與這場自發活動，「還好吧，我沒有發表什麼可能違反國安法或什麼的言論。」

James覺得這晚是一個機會，讓大家發表對大陸防疫政策的看法。他身在上海的父母在封控措施下，曾經被關約3個月。他有朋友的上海親人患心臟病，在2022年初封控期間，多次和官方人員溝通也無法前往醫院；愈發沉重的病痛壓力下，他最後從住所跳樓，自殺去世。

「長期都有一點點不幸的事情發生，我覺得新疆的事情不是最大的，但這是一個臨界點，大家都忍受不了。」他希望可以在香港跟上海的人互相和應，「我們要追求人身自由，我們不要無窮無盡地做核酸。我們希望有一天能把脫下口罩，恢復正常的生活。」

文琪是來港讀書的碩士畢業生，回顧這3年的大陸防疫措施，她說走到街上悼念是一種累積的感受，「像二十大之前彭載舟的事件，觸動很大。」

「我覺得站在國內的街頭其實更勇敢……」文琪說，她有朋友在11月27日到北京亮馬橋示威，但遭居住地方的業主群組說要舉報他，「他們面臨的情況其實更難一點，更多人站出來，可以給國內勇敢的人一些保護。」

在戲院里一角，香港女生Hazel單獨舉起9張白紙拼砌的標語，一直閉著眼站着。她用紅色筆跡寫上11月24日烏魯木齊火災中的一句求救聲：「開門！開門！救救我們！」另一角又寫：「我不是境外勢力，舉牌沒有錢。我是香港人，站出來是因為痛心」。紙張很大，羅列她的種種訴求，蓋過她半個身軀。

「這一刻我好孤獨，但想到遠方的人、尤其內地的人都願意出來，就覺得有力量。」Hazel低聲說，今次參與悼念最想表達的訊息是：「唔好驚。（不要怕。）」



2022年11月28日，網上發起「香港悼念烏魯木齊冤火與清零遇難者」活動，號召市民於中環D出口聚集，現場人士手持白紙聲援。
攝：Stanley Leung/端傳媒

她一直留意大陸的防疫新聞和抗議情況，認為這一波抗議行動曾出現與香港運動類似的民主訴求，「真的需要時間。情況很難改變，但我們可以慢慢爭取。」

在中文大學，晚上有同學在文化廣場聚集，大家你眼望我眼，用眼神確認大家的意圖。過了一會兒，人愈

來愈多，有同學走到昔日的「民主牆」前獻花，亦有同學在一旁派白紙。

阿貓看到眾人拿着白紙站默點，感覺有點沒意思，於是在人潮中吹起口哨，哼着《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?》，希望炒熱氣氛，「It's my duty」。瞬間，身邊的同學也開始唱起來了。

「這是一種，忍無可忍的情緒吧」。阿貓是在中大讀書的上海人，他的老家在4月遭受封控，全家物資短缺，只剩下米和馬鈴薯，四處求助無門。從那時開始，阿貓開始反思大陸防疫政策對人的影響。

阿貓坦言，他一開始也是堅定的清零派，但直到今年疫情在中國大爆發，封控加劇，他意識到「國家沒有為即將出現的狀況做準備」，阿貓感到很絕望、痛心。

集會到後期，眾人拿着白紙，靜靜的站着，突然一個女生開始呼喊口號，「不要核酸要吃飯，不要封控要自由……」在場的參加者也有默契地配合，她一句，眾人一句，彼此和應着。

「這是人皆有之的同理心，我只是舉白紙、唱唱歌，這都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」。在中大念新聞的本地生Danny，看到大陸的示威，她很想做點事。有人用Airdrop向在場人士分享了他的備忘錄，裏面寫上所有口號，Danny就跟着一起喊。

過往幾年，雖然中大不少學生抗議活動都備受打壓，但今次Danny參與悼念活動也「沒有特別緊張」。她覺得有責任聲援中國大陸的抗議，「大家做的事也是類似上海、天津、武漢各地的事」、「大家都在」。





2022年11月28日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響應號召，近60人聚集於文化廣場，手持白紙，悼念死難者。攝：Paul Yeung/端傳媒

當港漂面對冷嘲熱諷

因烏魯木齊大火、針對封控手法的街頭抗議活動，席捲全國多個城市及高校，群情沸騰洶湧。人們走上街頭舉起白紙叫喊口號、點燃燭光獻白花，其後在Telegram群組發放抗議訊息和片段，又成立「被捕關注組」提供被捕須知資訊，甚至有律師願意提供免費的維權法律諮詢服務。

11月27日，一名目前身處英國的中國女生在[微博發文](#)，表示現時中國發生的示威令她聯想起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。當年，她到香港參加SAT考試，示威正值高潮，她聽到喊口號轟轟烈烈，便向朋友抱怨示威者「吃飽了撐著，鬧什麼鬧，還是日子過太好了」。

然而，女生覺得當年的想法是出於無知。「時至今日，我才明白，是我跪了太久……」、「如果能和三年前的我對話，我想問問她『你還會叫那群香港人廢青嗎，那你現在又該如何稱呼你自己呢？』」

事實上，內地網民對反修例事件態度逆轉的論調，也常見於簡體輿論場。有網民表示：「一晃三年過去了，終於理解19年香港人，他們不是廢青，我們才是。」、「不勝唏噓，當年我們竟然喊着我支持香港警察！棍子沒打身上都是冷眼旁觀者。」

「我知道有些大陸人還是矛盾——2019年對這邊的人誤解、冷嘲熱諷，現在輪到自已了。」James說，「我不矛盾，我很一貫。我認為自由是社會最終的價值。」

他認為，在港的大陸人普遍對目前的清零政策有不滿，「清零是腦子正常的人都覺得不對，很難錯位。但他更錯位的可能是更高層面的事情。說老實，為什麼有清零政策？是什麼允許清零政策施實了這麼長時間？他未必想得清楚。」

在社交媒體，Salt曾經讀到部分香港人對大陸抗議的嘲諷，「有些香港人在嘲笑大陸人，為什麼封控到吃不了飯的時候才出來？」他心情複雜又難受，覺得這些輿論把所有大陸民眾定性為順民，而同時大陸反抗者又被親政府聲音描述為外部勢力，「一派人覺得你是外部勢力；一派人覺得你的反抗訴求太實際，你當奴才當久了、才開始抗議。唉，就覺得有點矛盾。」





2022年11月28日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響應號召，近60人聚集於文化廣場，手持燭光及放置鮮花，悼念死難者。攝：Paul Yeung/端傳媒

在香港中文大學陸生常用的微信公眾號「馬料水bb機」中，有香港學生在「樹洞」功能中留言，「看到內地的情況我內心也有悲憫也有共情，但我也無法遺忘，更無法原諒19年的時候，大部分內地人說出的話……我們也許走在同一條路上，但我無法與你們互相攙扶。」在留言處中，大家統一寫下：「理解。」

而在香港連登討論區，在各個有關中國示威浪潮的帖文下，湧現一大波嘲諷與批評：「不要隨便救中國人，中國人都是恩將仇報」、「他們不是爭取自由、是爭取解除封控」。他們對部份大陸網民的反思並不賣帳。

Salt並非完全不理解部分香港人冷漠態度的來由，「他們的本土意識冒升了，也已經沒有大中華情意結。」他如此總結，「我理解這是一種本土主義、自由主義和漢民族主義之間的博弈。」Salt同意，部分香港運動參與者覺得曾在運動中深受大陸輿論攻擊，因而生出不願意關心的情緒。但他也認為，大陸的民主派聲音一直在輿論場隱形。

無論如何，這晚他留意到有香港人到場聲援，「很感謝他們，大家都追求自由，一自由各表。」

目前流亡海外的香港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於Facebook發文，認為港人對中國示威無感，不難理解。他提到

自己的過去，曾連番被小粉紅連群結隊出征，但在2022年的時空，卻有一群願意冒險示威，或為2019年感到悔改的中國人，而他們跟小粉紅不同。

「我單純地認為，任何一個運動，愈多人支持愈好，愈多人理解愈好……了解中國示威，不一定要聲援，但也毋須落井下石。假如他們當中有些人不是無辜的，那也不用你來代勞了，讓社會主義鐵拳把他揍個夠吧。」羅冠聰說。

在港行動面對限制，他們站出來也不容易

港漂方羽今年20多歲，來港兩年。28日晚，她帶了白花還有紙牌到中大參加集會，上面寫了兩種字句：「Chinese queer support chinese people」。「我的勇氣只有這張字牌這麼大，我還是來了。」她說。

在疫情封控那段時間，住在廣州海珠區的朋友被封在小區裏面不能出來。後來示威浪潮爆發，人們彷彿看到破口，方羽的朋友形容自己「看到水馬都想要去衝撞」。

「他們都站出來了，雖然香港不是很安全的地方，我也要做點什麼。」方羽找到一點久違了的行動動力。但正因為中國大陸人的身分，要在香港參與示威抗議，一點都不容易。



2022年11月28日，網上發起「香港悼念烏魯木齊冤火與清零遇難者」活動，號召市民於中環戲院里聚集聲援中國抗議防疫政策示威，期間一名男子襲擊一名舉旗黃色雨傘的婆婆致婆婆倒地受傷，由救護車送往醫院。攝：Stanley Leung/端傳媒

在抗議的整個過程，方羽都舉着白紙遮擋着臉，下意識地保護身份。對比起中國抗議的朋友不怕被記者拍到臉、做得更前，她形容自己「只能更後」——「除了國安法，我們也是拿着簽證在這裏的人。」她們擔心露面以後，除了要面對回大陸被「請喝茶」的後果，還要擔憂自己日後能否順利進入香港境內。多重身份暗藏的風險讓她們忌諱，沒有辦法放開手腳去抗議。

而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經驗，也潛移默化地成為了她當下行動的規訓。「在大陸做行動，不是說承擔的風險性更低，畢竟這個事情，在大陸之後，是中斷了30年後重新做的事。3年裏面，忍無可忍，是一種發洩，是情緒的發洩。」方羽覺得，也許正正因為這種長時間的中斷，使得街頭抗爭再現時，「沒有那麼多規則感，所有事都是新的。」

對比之下，反修例運動後，香港的抗議活動面對前所無有的打壓，方羽覺得，陸生或港漂即便因為大陸事件第一次參加香港的抗議，「他都應該是對風險程度是知道的。」而這種知道讓他們失措，「不知道要在一個行動裏面要出頭到程度、或要站在什麼位置可以保護到自己。」

這並不是方羽第一次「走出去」。用她的話說，之前關注的是「更本地的議題」。比如2021年平安夜，香港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像被校方移走一事，方羽也有注意並到場抗議。可是她感到，像她們一樣「不是小粉紅」的在港大陸人，很容易就被人拋進二元對立的位置上，最後只能「是更加隱身的存在。」

在28日晚中大集會以後，她在IG見到有人「開poll」（發起非學術調查），問及大家對香港的聲援行動有什麼感覺，到底是「同為天涯淪落人，We connect!!!」，還是「三年前笑鳩我哋，今日我心涼（三年前取笑我們，今天我心涼）」，結果有3成半人點選「心涼」。方羽很在意，坦言有點憤怒。

她很清楚也理解當年香港發生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時，微博的小粉紅或評論都在中傷香港人，挑起對立，「但支持香港本地的大陸人，大家一直都在。」而只是礙於身份和風險，「我們沒有被本地的香港人看到，再出來做更出頭的事情，又要承擔更多的風險。」

她調適自己的情緒，去感知憤怒，她猜，「可能是來自這樣一種委屈吧。」

「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這種委屈。我是2020年8月來的，到現在兩年多。就是在香港的低潮後來的。」

「好粗魯，我會叫他們『支那人』，（以前）真的血海深仇。」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的香港學生Vitor，說起對中國人的恨，但「每個人在運動的開始、結束、沉澱，其實都會改變自己的想法」。

昨午，他有份組織中大午間默站。他說，從決定默站到行動，只花了半天思考。曾經，他是促使中港人二元對立的人。



2022年11月28日，網上發起「香港悼念烏魯木齊冤火與清零遇難者」活動，有市民到中環戲院里擺放鮮花時遭警方阻止。攝：Stanley Leung/端傳媒

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時，Vitor感覺香港人所遭受的所有苦難，都是來自於大陸的政權，甚至認為只要容忍這個政權的存在，就已經是這個政權的共犯。於是，他把情緒自然地投射到普通人身上，在校園見到有人講普通話，心裏就會想咒罵，「那是一種恨之入骨的感覺」。

但目睹今次大陸的抗爭後，Vitor改變了以往的看法。在大陸示威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晚上，Vitor看着直播中被拉走的民眾，心裏既擔心又無奈。他下意識地為所有被帶走的人截圖，留下一張張為自由抗爭的人像，然後赫然發現，這不是2019年的香港，「這是發生在大陸的抗爭」。但當刻，他覺得兩者已經沒有分別。

Vitor找來幾位香港同學發起默站，他驚訝有陸生走過來說「加油」，又有同學拿起白紙，站在一起。他感覺那種他之前對於大陸的怨恨、那種複雜的情感，「一下子就化解了」。

參與久違了的抗議行動之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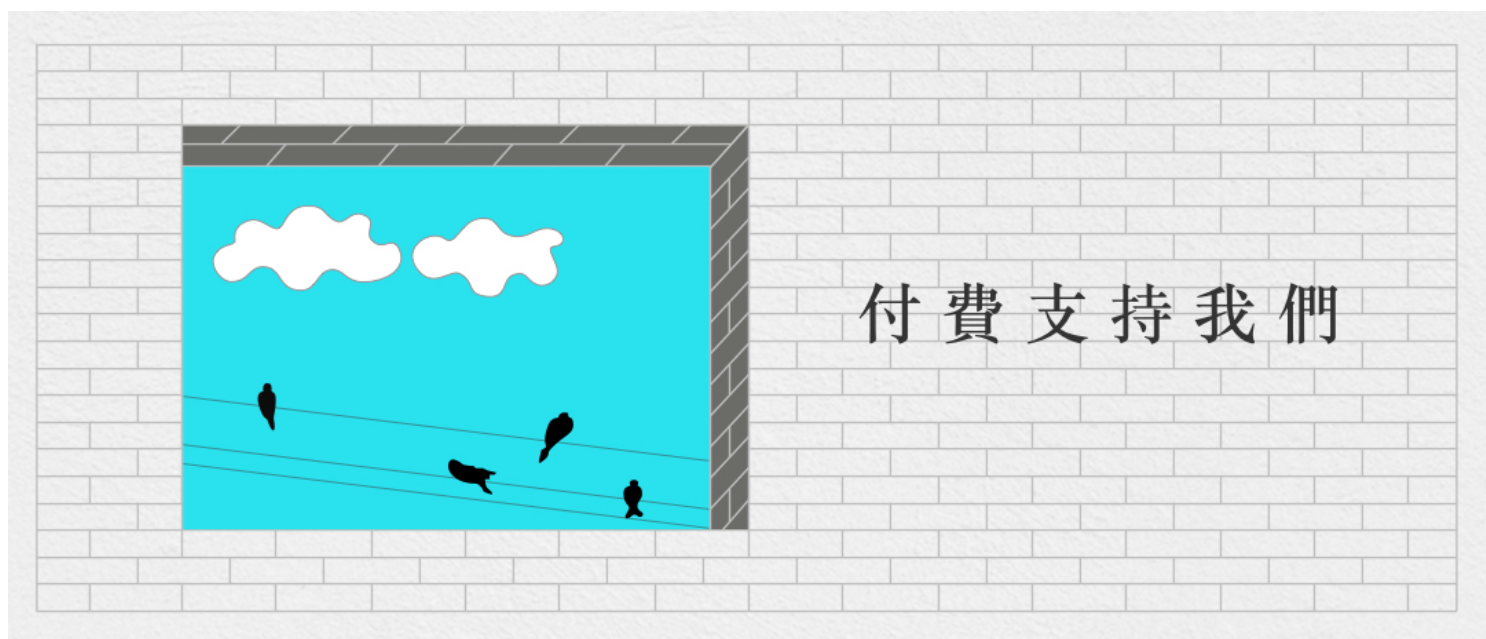
28日晚，中環的悼念活動持續約一小時後，警察透過咪高峰警告在場群眾違反限聚令，要求他們離開。警方拉起橙色封鎖線圍封鮮花堆，以及手持白紙的10餘人；儘管如此，有人仍然繼續走入封鎖線內，高舉白紙。最終，19人被警察查看身份證，作出警告。

但很快，人群又在另一邊組成新的、寧靜的白紙陣。警察加緊驅趕行動時，一人用普通話高喊：「12人一組散開！」人們馬上散開，重新在街道上流動起來。

Salt最初擺放標語紙張的角落，最終堆積了更多陌生人的白紙和鮮花。兩小時後，悼念人潮逐漸散去，他們留下許多標語，其中一張寫道：「勇敢是唯一的姿勢」。兩名食環署清潔工在警察的指示下，把紙張、鮮花掃進垃圾袋。警察用水澆熄燭光，而電子蠟燭在黑色垃圾膠袋中仍然透出亮光，地上有暗紅色蠟痕。

「讓大家看到了文字和思想就已經足夠了。就像我這次經歷，能讓那麼多人了解到我和我們的想法，無論改不改變，我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政治獲得感。播下了種子，哪怕葉子被剪掉，至少種下了希望。」Salt說。

（尊重受訪者意願，Ally、文琪、Hazel、Vitor、Danny、阿貓、方羽均為化名。）



2017年7月，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。但本文因關乎重大公共利益，我們特別設置全文免費閱讀，歡迎你轉發、參與討論，也期待你[付費支持我們](#)，瀏覽更多深度內容。

